

## 同主题作文

**编者按:**同题作文的妙处,就在于在同一切面,呈现了不同的视角,展示了风格迥异的表达,讲述同学们(作者)各自动人的故事。今天本版选编、刊发一组来自信阳市第七中学关于“父亲”主题的优秀习作,也欢迎老师、同学给本版投同题作文稿件,续上精彩篇章。

## 凡父微光

程乐陶

20世纪70年代,一个婴儿在豫南陶家村呱呱坠地。贫穷如茧,包裹着他最初年岁。在旁人眼中,这不过是个比寻常孩子更倔强的生命,却不知这细微的不同,正酝酿着不凡的种子。

他便是我的父亲陶广学,在“广”字辈里排行第三。名曰广学,寄托着对读书的热爱和梦想。然而,求学之路却堪比“西天取经”,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。首难便是家境——祖父母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二伯身上,视他与大伯为劳力。再三恳求下,家里才勉强允他入学。

“那时赤贫,莫说书包,连鞋都是奢望。随手抓两本书,赤脚奔向学堂便是日常。”但父亲不曾向命运低头。他的励志,体现在与二伯日渐拉开的成绩差距上。放学后,他总比高年级的二伯归家更

晚——原来他常尾随家境稍好的同学,在其窗下偷听英文广播。而放牛“业绩”不佳,又总招来祖父母的责备。

初中的路更为崎岖。“村里尽是碎石路,无鞋可穿,脚底磨出厚茧。”学校远,清晨还要放牧,他只能奔跑着赶路。饥一顿饱一顿使他患上了慢性肠胃炎,连水杯都是奢望。父亲曾说:“渴极了,就偷偷在校门口的老井打水喝。”

父亲的梦想是读高中考大学,但一大难横亘眼前:无钱续学。他只好“曲线救国”,考取中等师范,先当乡村教师养家糊口。

难道求学之路就此断绝?不!父亲从不向命运低头,陋室一隅,书册渐积成山,灯下映出他苦读的身影。收音机里传出的英文,一字一句,穿透岁月的茧,在脑海中生根。自考专科、自考本科,

接着自学考研……十年磨一剑,终于,他踏上了北上的列车,离开小小的固始县,奔向东北的广阔天地。

学成归来,为顾全家庭,父亲选择在信阳立足。但是,他并没有停下追求的脚步,转身又去了江南,不仅攻下博士学位,还机缘巧合,走进了信阳师范大学。至今已在高校讲堂执鞭十余载,育人无数。并且,在三兄弟共同努力下,陶家终于挣脱贫困的桎梏,步入小康。

父亲已年近半百,发渐稀疏,病痛缠身,看似重归平凡。但他的目光依然清澈,胜过我们任何一人。每当望向老家的方向,眼中总有光芒闪烁,那是青春的朝晖不曾熄灭。父亲额间的皱纹,宛如刻录生命轨迹的地图,每一道都在诉说着一个永不向命运低头的故事。

## 宽严相济乃吾父

祁光耀

我的父亲,单名一个“亮”字,今年四十又一。他面色微赭,常带着被岁月熏染的痕迹;不留须,自有一种干净利落。

父亲的童年,是浸在池塘光影里的。那时的作业本薄如蝉翼,假期一到,他便扛起鱼竿,奔向水边。钓得的鱼虽不多,但每有收获,便喜上眉梢,踏着夕阳回家。那份知足,是他一生中最明亮的底色。

初中时,父亲的英文极好,常被老师引为典范。一次,他替人写作业,却被老师一眼识破:“你的字,我怎会认不出?”一句责备,却也藏着对他才学的肯定。那大概是他少年时代一种不动声色的荣耀。

高中未竟,父亲便辍学打工,后又毅然从军,在部队里入了党。这段经历,像一枚烙印,烫进他的骨血。我常想,有朝一日我也要入党,不为别的,只为与他站在同一面旗帜下,共享那份庄严。

如今,他已是一双儿女的父亲,生活的重担,渐渐压弯了他眼中的笑意,唯有在别人的赞美中,他才微微展颜,谦逊地说“不敢当,不敢当”。他对妹妹总是笑意盈盈,仿佛她是他疲惫世界里唯一的光亮;对我,却常是沉默与严肃。即便我以最热切的心靠近,也常被他冷静的目光轻轻推开。

然而,父亲并非没有温柔。他将那份细腻,全数倾注在楼顶的花草之间。那里是他的世外桃源,每一片叶、每一朵花,都是他亲手栽种的寄托,他不许虫蛀,不许风吹,更不许我们莽撞翻花盆。每当我上楼寻他,他总会轻声提醒:“小心点,别碰着我的花草,离它们远点。”

父亲读书不多,却懂得陪伴的意义。多少个深夜,我伏案疾书,他就静静坐在一旁,不言不语,只偶尔抬眼一望。直到我搁笔,他才起身,留下一句:“快去睡,别忙了。”那语气平淡,却是我听过最深沉的爱与关怀。

他说,他这一生,平凡就好。可他又对我说:“你不能像我,你要走得远些,再远些。”这句话,像一道无声的接力棒,轻轻递到我手中。

我的父亲,是个复杂的人。他的沉默里有风雨,他的严厉中有期盼,也许还要很多年,我才能真正读懂他。但我知道,总有一天,我会站在他面前,对他说出那些藏在岁月背后的话——关于理解,关于感激,关于我们之间,不曾言说却从未中断的爱。

## 一身戎装 满怀家常

王孟航

生命底色。

大学毕业后,父亲选择投身军旅,把青春交付给国家。2008年汶川地震,他随部队星夜奔赴灾区。那时我尚未出生,但透过他珍藏的相册——倒塌的房屋、奔走的迷彩、灾民含泪的笑容……我仿佛看见年轻的他,以血肉之躯在废墟中寻找生命的微光。他口中那句“为国为党、为人民服务”,从来不是口号,而是他在余震中刨挖瓦砾时磨破的十指,是他连续3天不眠仍不肯停下的倔强。退役时,他已任正营职。军旅生涯如一枚烙印,将坚韧、忠诚与责任刻进他的骨血,成为他此后人生最厚重的行囊。直到今天,他仍常与战友围炉夜话,言谈间眼中闪烁的,仍是那片不曾褪色的赤诚。

而在家中,父亲是那个永远带着温度的存在。无论公文包里装着多少未竟的公务,他总在我推开家门的瞬间,将整个世界轻轻放下。他很少直接过问我的学业,却总在我蹙眉时悄然走近,递来一杯温茶:“拿来让爸爸瞧瞧。”而后,

他或负手踱步沉吟,或伏案推演计算。解题时,他眼角的细纹如秋湖微澜,渐渐舒展。他用生活里最寻常的比喻,拆解我眼中的困顿,像多年前教我系鞋带那般耐心,直到我眉间云开雾散,眼中点亮星光。

周末的清晨,他系着本属于母亲的碎花围裙,在厨房煎蛋。油烟机的轰鸣声中,飘出他不成调的小曲,那是一个男人卸下盔甲后,最松弛的模样。午后,他常拉着全家去郊野寻景,或走进某条老巷,探寻一碟人间烟火。在他心中,家是世间最柔软的归处,是风雨中永远亮着的那盏灯。

父亲用四十二年的光阴,将“责任”二字一笔一画写进生命的年轮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,却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过成了动人的诗。那些清晨为我热牛奶的专注,深夜替我掖被角的轻柔,困境中从不低头的坚韧,如涓涓细流,早已汇成我生命的底色。未来的路或许风雨兼程,但我将始终循着父亲用言行点亮的那盏灯,活出他那样挺拔而温暖的模样。

